

百姓记事

以前的夏天

翟杰

以前的夏天,是一个闭上眼才可以看见的季节。于是,一些时候,我喜欢慵懒地躺在躺椅上,闭眼想夏天。

脑海中,永远鲜活老家屋后的河堤。堤上种满了树,夏天的第一声鸟鸣就是在这片林子里发出来的。忙碌了一天的大人收工回家,几两酒下肚,抓起手电筒就到这里摸知了。这种学名叫作金蝉的东西,营养价值极高,素有唐僧肉的美誉。那时候,这种东西实在算不上稀罕,每家每户的餐桌上都能看见。前几天,母亲在集市上买回一些,告诉我,七十多块钱一斤,我粗略算了一下,一个就接近两块。也难怪这样,上次回乡,发现摸知了的人比知了多,真是物以稀为贵。

每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,都会有夏夜乘凉的经历。那时候没有空调,风扇也只能使屋内的闷热之气流动起来,起不了大作用。于是,便有了“苦夏”一说。一夜,村里的主路上就多了纳凉的人。大人谈笑风生,老人蒲扇轻摇,孩子在爷爷奶妈怀里数星星。一颗、两颗……稚嫩的小手伸向大大的夜幕,数着数着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现在,我好久没看见过星星了。有天晚归,抬头看天,竟发现有星光闪烁。有时候我想,假使现在依旧繁星满天,还会有当年数星星的心境吗?

真没想到,从前举手可得的抬头可见的东西,如今都成了稀罕物。

夏日渴望清凉,下河成为夏天里最大的诱惑。下河的时间很重要,中午不行,天热水还凉,下午五六点钟最好,日头已不那么晒,水温也上来了。记得河岸边有一棵大柳树,会游泳的孩子在水里嬉戏,不敢下水的在树下捡石子、用细沙堆城堡、捉小鱼。现在只要一闭上眼,耳边依稀传来当年的水声和笑声。

有一天回乡,河堤已被铲平,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楼房。小时候的玩伴小辉将手臂伸直,食指从左到右挪移着:“早被征收啦!”恍惚间,我仿佛看到当时那些仓皇出逃的蝉和无家可归的鸟,满是无奈和悲凉。

“孩子们去哪儿玩呢?”我问。

小辉摇摇头,颇有些无奈:“我家老大已经上初中,没时间玩了,老二刚过七岁的生日,哦,就是我们那时候疯玩的年龄,咱不都是爬树下河吗?现在他们也只能在村头的超市里玩玩塑料滑梯之类的东西,同样是爬上爬下,可远不如咱们自在哦……”

我觉得,小辉嘴里的“自在”还未能完全表达出我们当时的那种状态,我想了想,应该用“逍遥”一词。是的,只要我们愿意,完全可以在自我想象中化身孙悟空,爬到树上,找到一根粗壮的树枝,躺倚在上面缓缓睡去;只要我们高兴,又可化身成水龙王,一个猛子扎到水底,看小鱼小虾从身边穿过,看水草在卵石间招摇,整个儿仿佛置身于水晶宫内。

这一切的幻境总是在母亲那一声声绵长悠远的吆喝中唤醒。日暮西沉,太阳只剩下小半边脸,袅袅的炊烟从村子里升腾起来——该吃晚饭了。吃完饭,又是一群一群人,提着马扎,抓着蒲扇,端着用罐头瓶子泡好的茶叶水,带着一天的新鲜事,聚集到主路上乘凉谈天看星星……

那一个个只可远观的夏天啊,一点一点充盈在我的内心。闭眼想夏天,是对远去时光的憧憬与纪念。以前的夏天里,有母亲年轻的容颜以及自己一去不复返的童年。

宋书恩也突然意识到,自己可以帮助焦楚扬、马平川在老家办事,怎么就没想到自己老婆的事情?真是,局中人迷啊。好在,大舅哥想到了自己的妹妹,最终有了圆满的结局。

接到宋书恩的电话,吴金玲刚到企业上班没几天,马上请假八天好开口。加上镇里正在催缴两类五项等提留款,机关人员都包村到户,每天都得下乡,连星期天都不过。等过去这一段再去,反正不急。

宋书恩两个月没回家了,吴金玲在电话里表示了自己的不满。平时工作忙,星期六、星期天又要陪领导活动,真是抽不出时间回家。

35 宋书恩的婚礼简单而热闹。大哥原来住的两间厢房做了新房,用鲜艳的花布扎顶、贴墙,配着床上大红大绿的被褥,显得特别喜庆热烈。几样简单的家具把屋子装得满满的,有点拥挤。

宋书恩兴奋得不知所措,他微笑着坐在新床上,脸上全是满足。三十四五才娶上媳妇,他想睡得安稳点做不到。

40 傻改柱不会错过这样的热闹,他赶早就来了,却是一

史海钩沉

先生之风山高水长

王剑

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汉光武帝。

刘秀一登基,当年和刘秀一起在太学读书的同学,如邓禹、强华、侯霸等人,都做了高官。邓禹位居云台二十八将之首,侯霸位居三公。唯独严光改了名字,归隐林藪。

有一天,刘秀忽然想起了老同学严光。他思贤念旧,就凭着自己的记忆,向画师描述了严光的容貌,然后派人拿着严光的画像“按图索骥”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有人向光武帝汇报说,在齐地发现了一个与严光十分相似的人,每天披着一件羊皮外衣在湖边垂钓。刘秀认定这就是严光,立刻命人驾着豪华的马车,带着重礼去拜访他。使者往返了三次,才请到了严光。

严光到了京都洛阳后,刘秀非常高兴,立即安排他在城北的驿馆住下,并派专人伺候。司徒侯霸听说严光来了,便派属下请严光。严光躺在地上,懒洋洋地给人入口述了一封回信:“位至三公,很好。如果能身怀仁德,辅佐正义,天下就会喜悦。如果一味地阿谀奉承,终究会身异其处。”侯霸收到回信,封好后转呈给皇上。刘秀看了哈哈大笑:“没错,还是从前的那个严子陵!”

刘秀当天就来到严光居住的馆驿。严光躺在床上装睡不起来。刘秀径直走进他的卧室,把手伸进被窝,摸着严光的肚皮说:“好你个严光,我费尽周折把你请来,竟得不到你一点帮助吗?”严光侧过身来,看了刘秀好一会儿,说:“人各有志,为什么非要逼着人家做官呢?”刘秀叹了口气,说:“子陵,随你吧,我不勉强你!”又在严光的床边坐了一会儿,便上车回宫去了。

又过了几天,刘秀有点不甘心,就把严光请进宫中。两人推杯换盏,把酒叙旧,说了好多知心话。谈至深夜,二人同卧于龙榻之上。严光鼾声如雷,熟睡之际还把一条腿压在了刘秀的肚子上。

第二天,观察天象的太史慌慌张张地奏告:“昨夜,有克星冲犯帝星,情势甚急啊!”刘秀想起夜里的事情,笑着对太史说:“不用担心,那不过是我老朋友睡在一起罢了。”

后来,刘秀三番五次地挽留严光,都被婉言谢绝了。刘秀想封严光为谏议大夫,严光也坚决不从。不久,严光就离开洛阳,到富春山下(今浙江省桐庐县境内)耕读垂钓去了。

建武十七年(公元41年),光武帝再次下诏请严光进京,又被他拒绝了。严光在富春江畔一直活到八十岁,无疾而终。

严光一生未曾出仕,然而,他“禄位终不屈”的隐士之名,却流传了将

近两千年。一代名臣、文学大家范仲淹为严光修建祠堂,作歌颂曰:“云山苍苍,江水泱泱,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”也有人讥讽严光沽名钓誉:“一着羊裘便有心,虚名留得到如今。当时若着蓑衣去,烟水茫茫何处寻?”

歌赞也好,讥讽也罢,横贯桐庐、富阳两县的富春江,依然澄明秀丽。“青山寒寒滩,浪痕惊素鸥。以之为朋亲,安慕乘华鞅?”如今,站在富春江边,我们依然能从梅尧臣的诗句里,隐约看到严光当年江边垂钓的笃定和悠闲。

河南汝州蟒川乡十字路村南,也有一座富春山(东山),山下有一条清澈的河流,名叫严子河。严子河东岸的山脚下,有一个严子洞。这里岭峦对峙,树木葱郁,人迹稀少,据说也是严光的隐居处。只不过,河南汝州富春山的名气,比不上浙江的富春山而已。对此,有人写诗愤愤不平:“大洋羊裘狼藉隐,钓台片石尚嶙峋。客星一去桐江水,终古高名属富春。”

古往今来,刘秀和严光的故事,已经成为一种千古佳话。人们欣赏严光,探访严光,除了心存敬意之外,就是想沾沾他的好运气。“君为名利隐,我为名利来,羞见先生面,夜半过钓台。”在名利面前,严光永远是一个标杆,始终散发着洞穿时空的清醒。

知味

青青毛豆

李星涛



读书图(国画) 李强

知味

毛豆就是带荚的黄豆,其豆荚青翠扁平,夹内豆粒嫩绿,粒身裹有种衣,外表看上去是半透明的白膜。因其荚上披覆细毛,故称毛豆,是夏季餐桌上不可多得的佳肴。

毛豆以新鲜青绿、荚形阔大、茸毛较白者、豆粒饱满者为最佳。新鲜的毛豆荚儿较硬实,每荚有2~3粒豆子。豆的颜色呈绿色或绿白色,用手掐,有汁水立刻渗出。倘若豆粒顶端的月牙形呈浅绿色,说明毛豆很嫩;如果已经变黑,说明毛豆老了。

盐水毛豆是老饕桌面上常见的下酒菜。做法是:毛豆摘好洗净后,用盐水浸泡二十分钟,再搓洗一次,捞出沥干。沥干的毛豆剪去两端,以便更好入味。锅内放入辣椒、花椒、香叶、八角,大火煮出味。下毛豆后,滴几滴油,加入2勺盐,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,这样才能让毛豆翠绿不变色。水烧开后,煮10分钟左右,关火,浸泡半个小时后即可食用。

盐水毛豆做法虽然简单,吃起来却滋味悠长。豆粒连荚,又去其两角来煮,既保留了毛豆的本真,又融入了辅料的香味。那豆荚颜色碧青,赏心悦目。剥开来,一汪清澈的水光中泊两粒青豆,莹润如玉,楚楚动人。舌尖轻轻卷一粒入口,牙齿一对,豆香便四处飞溅,霎时占据了口腔的每个角落。此时的味觉里,既有蔬菜的清新甘爽,又有大豆的油耐韧糯,后尾还上扬着大豆特有的浆香,诱人极了。

毛豆还可以剥出来米来清炒,但须大火旺油,锅里接连翻炒两次,再放进红辣椒切成的细丝儿,加入一勺细盐,即可用白盘盛出食用了。如此一盘清炒毛豆米,宛如玉盘里聚着一群绿星星,让人看了不由咽下津津生风。吃下几粒之后,心里顿时像是遥看过秋夜浩瀚星空的清爽起来。

汪曾祺老先生曾在一篇散文里说,他老家那里,中秋节常煮毛豆供月,带壳煮。汪老先生的父亲会做一种毛豆:毛豆剥出粒,与小青椒(不切)同煮,加酱油、糖,候豆熟收汤,摊在筛子里晾至半干,豆皮起皱,收入小坛。下酒甚妙,做一次可以吃几天。

毛豆不仅是美食,而且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,达4.0%。人们所熟知的高纤维蔬菜,像菠菜、菜花、菠菜、南瓜、白菜、油菜等纤维含量都要远远低于毛豆。因此,毛豆还是美食界不折不扣的纤维冠军。

毛豆水嫩,怎么做都是美味。但最好不要放入浓油赤酱当中,让其失去鲜嫩的本质。晒品盐水毛豆之余,我常想,倘若能用青嫩的毛豆米磨浆点膏,做成翡翠豆腐,那一定又是一道垂涎天下的美味!不知那些做豆腐的高手们,能否大胆创新,一展身手,让我这个嗜爱吃毛豆的老饕能再次一饱口福!

新书架

《在亲密关系中成长》:知名情感导师的私密情感课

李楠

一段好的关系,需要两个人的相互理解、共同经营,一起跨越那些有可能损害亲密关系的“情感雷区”。不过,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,这需要双方掌握一定的相处技巧,并且学会在关系中不断成长。情绪是影响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。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,焦虑情绪越来越多地成为破坏亲密关系的隐形杀手。为了防止亲密关系出现不和谐的状况,人们可以从了解对方性格、改善沟通方式、增进相互理解等多种途径来加固情感,最后建立起一种理性、安

全、舒适的情感联结。

作者卡洛琳·戴奇是国际知名的心理学家、培训师、作家和主持人,擅长催眠、焦虑管理、情感调节。她拥有超过35年的临床经验,目前担任密歇根州法明顿山焦虑症治疗中心主任。她经常应邀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,并获得了许多专业组织颁发的奖项,包括美国临床催眠学会颁发的总统奖、密歇根临床催眠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。她帮助成千上万的来访者和听众了解了自己成长和关系经营的秘密。

儿时放了暑假,四处奔跑割青草喂生产队的耕牛。一下午的手忙脚乱不停劳顿,换回的是一大箩筐鲜美的青草。夕阳西下,装实箩筐,别开镰刀,就势躺在或泥土松软或吐露草芽的田埂上,歇歇酸了的那股肢。此时凝望挂在西边天空中的那团团片片束束缕缕晚霞,疲乏的周身顿觉舒服许多。

散步折回身重又走到那溢彩的桥头,不自觉抬头看了看刚才拍照的那方天空,已有星星在俏皮地眨眼了。与走近的几位晚练者搭讪,话题集中满是工作生活压力过大,不时有诚惶诚恐之感。何以减负,唯有仰望天空中的云彩。女儿上小学时喜欢唱的那首歌《哦十分钟》:“听那丁零零的下课铃声送来十分钟,来吧来吧来吧,大家都来轻松轻松,让我们那疲劳的眼睛看一看蓝天,让紧张的大脑吹进清风……”甜美圆润,童声如昨。我这样设想,倘若我们都能从沉重冗杂的事务中抽出来,时常纯真地看看天空,与去留无意的云朵互道珍重,互为憧憬,恐怕不失为一个好方法。每次不需多长时间,短短的十分钟就足够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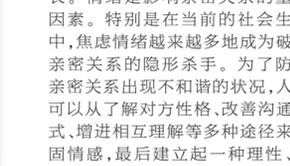
人与自然

仰望云彩

刘传俊

人心颤,我兴奋得如醉如痴。闲适的云彩,在微风拂拂下,会组合出美不胜收的各色图案。各种动植物、人物、高山、大海、河流、楼阁……应有尽有,仿佛在地面上出现的物象,在天边都能按图索骥。

那云彩五光十色。或深红嫣红橘红杏红桃红玫瑰红,或月白雪白乳白羽白,或湖蓝蔚蓝藏蓝深蓝孔雀蓝宝石蓝,或暗灰昏灰亮灰,或木槿紫丁香紫水晶紫薰衣草紫,或淡黄土黄橙黄鹅黄姜黄……更多的则是多种色彩柔和搭配,根本无法分清其中纯粹的一种两种或其他几种。那云层,辽阔高远;那云朵,遍洒潇洒;那动物,或攀缘自躺在地铺上,仰望无垠的天空,观看千姿百态的云霞。那时的高天,瓦蓝瓦蓝,碧空如洗,人画的云彩柔美得令



游子吟(书法) 窦致民

连

有人问:“改柱你不想你媳妇?”

傻改柱大声说:“咋不想啊,谁不想媳妇啊。过了二十多年,说走就走了,我又不知道她家在哪,要知道我就去找她了。说走就走了,心里闪得慌……”

傻改柱说着竟哽咽起来,眼里流出浑浊的泪水。

爹告诉宋书恩,两三个月前,老七的孩子开着小卧车来接她那天,傻改柱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,老七也嗷嗷哭着不走。村里好几个年轻人把傻改柱拉走,老七的四个孩子一边哭着,一边强行架着她把她弄上车。老七被接走以后,傻改柱总是在深夜里狼嚎般痛哭,闹得全村人都睡不安生。据说,老七,也就是刘爱香,在“文革”期间因为丈夫自杀被气疯后离家出走一直流落在外,孩子们找了她二十多年。

爹说:“别看他傻,还怪有情有义哩。”按照农村的风俗,新媳妇的表姐凌燕根本就没有参加婚礼的资格。因为电话事件的后遗症,宋书恩完全没了与凌燕约会的心情和胆量。他只能在心里偷偷地想想凌燕,再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

个人,不见了老七。宋书恩正疑惑,傻改柱神情暗淡地说:“老七跟我过了二十多年,谁知道她还有个名字叫刘爱香,还有三闺女一个儿。她这四个小孩说他把她弄走就弄走了,我好歹也算他爹吧?他不认我,把老子一个人扔这不管了。”

宋书恩突然发现,傻改柱老了,他艺术家一样的长发变得花白,脸上有了很多皱纹,肩膀也向前倾,有些弓腰驼背了。

载

唯唯大声喊:“大家节省子弹!报一报有多少。”

石头说:“我还有三发!”

“我有两发!”老三喊,“你哪唯唯?”

“我比你们都多,四发!”

“没子弹了,要枪还有啥用?”刘明理嘟囔着。

“娘,我还有十几发呢!”丹红跑到娘身边。

“节省着用吧!”娘说,“明理,地雷还有几颗呢!”

“好好,快给我!”刘明理大声问,“唯唯,地雷能不能用呀?”

“地雷不是手榴弹,地雷只能埋!”

“兰英,那咱还埋!”刘明理抡过篮子。

杀死鬼子报了仇,两个女人忽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开战前的胆怯没有了,浑身只剩下勇敢和快感。魏兰英发了个石坑儿,把地雷放进去,刘明理配合默契,立即捧了地上的腐殖质盖上去。最后的三颗地雷全部埋在了路上。

民兵们等在石头后边,瞄着来路。

二十多个鬼子,现在能追民兵的



只剩下十六七个了。鬼子们集合在一起,在龟村的指挥下,慢慢地追过来。他们一边走,一边避开可疑之处。龟村认为,前边就是山顶,民兵们无路可逃了。

民兵们躲在石头后边,透过石缝儿看着鬼子。

鬼子害怕再次踏响地雷,他们试试探探,小心至极。

龟村显然不满意士兵们的行动,

大声地催促他们。

躲在石头后边的魏兰英,忽然认出了这个小眼睛、高颧骨、脸上长着一撮毛的老鬼子:

端着瓦盆泼她满脸的老鬼子;

被她的火棍戳了脸的老鬼子;

露着胸毛向她扑来的老鬼子……

魏兰英伸枪对准龟村,猛地扣动扳机。

轰!

地雷响了。

一个鬼子被炸伤,倒在地上惨叫

着。其他鬼子不管倒地的鬼子,在龟村的催促下,越过受伤的鬼子兵再次前冲。

“打!”唯唯一声喊。

枪弹齐发,又有鬼子倒在地上。

“撤!”刘唯唯喊。

魏兰英很后把子弹打光了。

如果还留一颗,她就会把这个罪该万死的老鬼子送上西天。可惜!魏兰英禁不住轻叹一声,跟着战友们再往山上跑。只是,她再也忘掉掉追在后边的这个老恶魔!

唯唯大声问:“还有多少子弹?报!”

“我还有两颗!”石头应。

“我有一颗!”窝囊应。